近代北京公园中的儿童活动及场地建设研究

A Study on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Site Construction in Modern Beijing Parks

冯玉兰[1]　张宝鑫[1]　王丹丹[2*]
FENG Yulan[1]　ZHANG Baoxin[1]　WANG Dandan[2*]

（1.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 100072；2.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1. The Museum of Chinese Gardens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China, 100072; 2.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3）

文章编号：1000-0283(2025)03-0090-07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5. 03. 0090. 011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4-09-19
修回日期：2024-12-25

摘　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作为新事物的公园出现以及社会意识层面儿童观的转变，促进公园中儿童活动场地的建设。通过广泛搜集民国时期报刊、书籍等文献资料，获取近代北京公园儿童票制及相关制度、儿童活动和儿童活动场地建设信息，再对其进行分析总结。儿童体育场是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的常见形式，并成为公园重要的功能分区，呈现因地制宜、节约有效的特点。儿童是公园游客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对儿童普遍采取优惠政策。儿童活动强调游戏与体能锻炼相结合，同时注重教化作用。旨在丰富近代公园的研究内容，并为当下儿童友好城市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近代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活动设施；票制及制度

Abstract

Modern China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national crisi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emergence of parks as a new phenomenon and the shift in social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children have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activity areas within parks. This study extensively gathered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from newspapers, books, and other sourc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dern Beijing park children's ticket system, related regulations,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enues for these activities, which were then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ildren's sports fields are a prevalent type of children's activity venue in modern Beijing parks, evolving into crucial functional zones that demonstrate adaptability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ost-effectiveness. Children represent a vital part of park visitors and are typically afford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Children's activities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play and physical exercise, while also highlighting an educational role.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research surrounding modern park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and insight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Keywords

modern historic park; children's activity; site construction; activity facility; ticketing system and regulation

近代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仁人志士不断探求社会发展之道。在城市发展方面，呼吁导民善法，兴建公园，倡导公共空间建设，注重公共空间教育意义。本文研究的“近代北京公园”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建设开放的公园，尤以民国时期（1912–1928年）为主。公园建设深刻影响北京市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是北京城市生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教育方面，梁

冯玉兰
1984年生／女／山东日照人／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园林历史文化

张宝鑫
1976年生／男／山东青岛人／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园林历史文化

王丹丹
1980年生／女／黑龙江海伦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公园、园林绘画、传统插花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angdandanbjfu@126.com

基金项目：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项目“民国时期北京公园开放及演进特征研究”（编号：zx2022023）

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引发强烈反响，人们逐步意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将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为儿童创造良好环境。目前，针对近代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理念[1]、儿童观[2]、教育立法及制度[3]、儿童文学[4]等方面，且仅在反映市民公园活动的文章中略有涉猎。研究发现近代儿童公园活动的相关资料，主要散落在近代报刊、照片及各公园志中，虽已有研究论证近代公园的社会教化作用[5-7]，但缺乏对公园中儿童活动的系统阐述和专题研究。近代公园是现代公园的前身，以史为鉴开展近代北京公园发展轨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结合当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传承北京公园文化，而且对进一步丰富近代中国儿童形象及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

1.1 时代背景

近代公园在欧美国家最先兴起。19世纪中期，欧洲开始出现经过设计、专供公众游览的公园。随后，美国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清末民初，公园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新兴事物被引入中国。1907年，伴随清末政府实施“新政”，北京尝试建设开放公园，万牲园的兴建开启了近代公园探索的先声，并针对儿童推出门票半价的优惠，但该时期并未兴建专门的儿童活动场地。辛亥革命后，民主与共和理念的散播，“公园开放运动”掀起了北京公园建设的浪潮。借助北京已有的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坛庙园林为主要特色的园林绿地，近代北京公园主要由旧有皇家园林改建而成，公园建设扩大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生长，为市民的文化、游艺和体育活动提供场所[8]。自1912年民国建立至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前，是北京公园和其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公园和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处于飞速发展阶段。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作为旧都，公园建设进入缓慢发展阶段。特别是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公园遭受严重摧残，儿童活动场地建设近乎停滞。

1.2 儿童体育场

公园建设之初就根据儿童需求，进行儿童活动设施的添置。“要作游艺场：可分两等，一等为青年人，如踢球、打球、赛跑各类场地；一等为幼童，抛线球各类场地。使各色人等都可以得操练身体的益处。”[9]可见，在公园开放过程中，青年和幼童被视为重要的游客群体。这也顺应了近代公园开放的目标宗旨，即公园面向大众开放服务。公园建设中将当时人们对公园的需求融入其中，儿童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全新的功能融入到了公园建设中。1915年，先农坛外坛北部建城南游艺园，先农坛在拜殿前辟秋千圃、抛球场（迷你高尔夫球场）。1916年，畅观楼楼下大厅摆放两面特大“哈哈镜”，深受儿童喜爱。这些都是早期对于儿童活动场地的摸索和尝试。近代北京没有建成专门的儿童公园，多以游艺园的形式在公园中融入儿童活动场地建设。

儿童体育场（或称儿童运动场）是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的常见形式。1925年是儿童体育场建设的关键一年。1925年京兆公园建儿童体育场。1925年11月15日，北海公园确定建设公共体育场及儿童体育场事项；1926年，在北海公园东岸陟山门内（以北）建成儿童体育场。1925年间，先农坛庆成宫三座门以南建成公共体育场。之所以出现该情形，得益于1922年3月体育研究社向京都市政公所呈文提议筹设京都市公众体育场及儿童游戏场。“敬祈贵公所选择相当地点设立公众体育场及儿童游戏场数处。以为市民儿童运动游戏之所，并延聘富有体育知识之人担任管理及负指导监护之责。”[10]此后，公共体育场和儿童体育场建设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发展。中山公园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成超22 000 m^2的儿童体育场（图1），各公园也在运营过程中也不断添置儿童活动设施及儿童活动场地（表1）。

儿童体育场通常单独设置，与公共体育场进行区分。北海公园设立公共体育场和儿童体育场，公共体育场在北岸大圆镜智殿（当时已废）院内，儿童体育场则在东岸陟山门内北侧。公共体育场明确“本场专为成年者运动而设”，而《北海公园儿童体育场游戏规约》（1926年）规定：“本场专为儿童运动而设，凡游人携有儿童欲求身体健康均可令其入场，但成年者不得运动。”[19]另外，对儿童和成人在运动场的行为也有具体约束规定。京兆公园体育场在公园南面，“场中分成人、童子两部分，各设专员，分别指导”[21]。

1.3 儿童活动设施

公园内设有各种游乐运动设施，多以规则式布置在场地中。北海公园儿童体育场设压板、溜板（滑梯）、游木、双杠、秋千等设施，以及篮球和乒乓球场地，但是“欲打篮球及乒乓球者须自备应用之球类及用品”。根据《京兆公园纪实》[21]，公共体育场“北面有天桥、秋千、转千、铁杠、溜板、扒绳、扒杆、双环、溜绳、摇椅、软梯、双结绳等多种器械；东面有网球场；南面有篮球、足球、赛跑等场，并有转轮、压板、木马、平台、浪桥、浴池、沙滩等等”。儿童运动及相关设施类图书的出版也促进了儿童游乐设施的传播及推广。引入或参照国外游乐设施制作

出一些新型设施，以铁质金属运动设施和木质运动设施为主，基本环绕场地布置。

当时各公园儿童游乐设施存在诸多相似性，甚至式样完全一样。据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1943年3月6日，北海公园新设游艺场，秋千、滑梯、狎木、木马、木船“式样均按太庙内照样做成，所用木料用本山内之材料”[20]。可见儿童游乐设施式样多相同或相似，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利用园内现有材料制作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1.4 公园内其他儿童场所

除了体育场外，学校、儿童相关机构、社会团体及图书馆等具有教育、卫生等意义的机构也普遍在公园中分布。农事试验场、颐和园、天坛公园、先农坛公园等都曾开办学校。中央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京兆公园、颐和园等均开办图书馆。1947年4月4日，中山公园与各社会团体合作，利用公园地球社旧址成立儿童康乐部，正式接待儿童。儿童康乐部主要从事健康检查诊治、预防接种的儿童保健工作，并开展母职教育工作，同时还涉足社会救济、幼儿教育等工作领域。康乐部还组织儿童游戏运动事项，扩充游戏场，进行游戏指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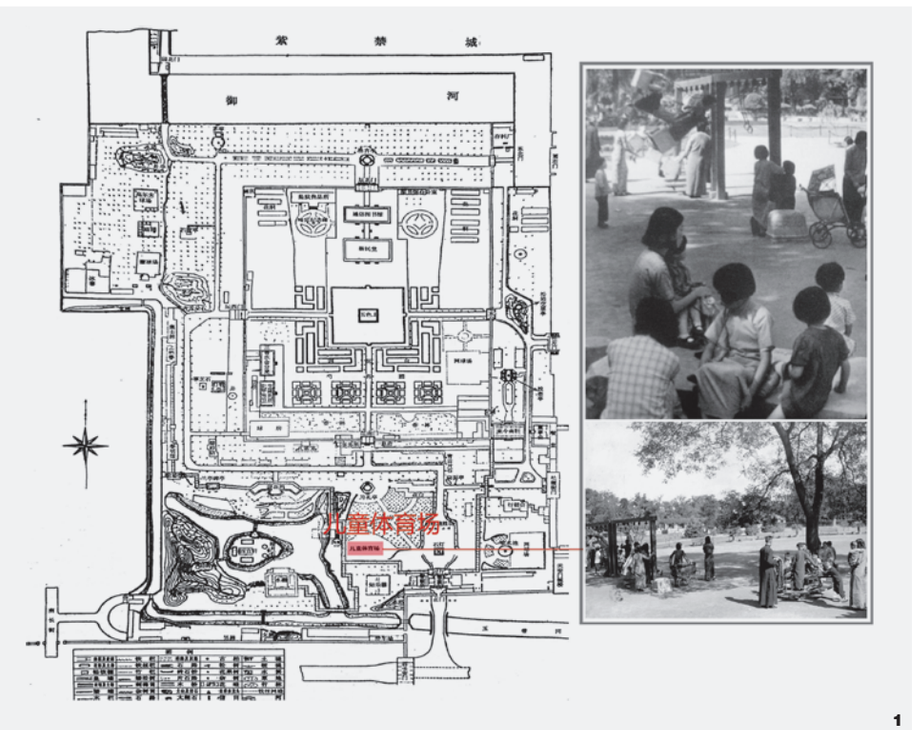

图1 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及活动场景
Fig. 1 Children's activity area and scenes in Central Park (Zhongshan Park)

2 近代北京公园中的儿童活动

2.1 日常儿童活动

儿童活动注重游戏与体能锻炼相结合。近代国民体质普遍衰弱，深受“东亚病夫”的刺激，有识之士力争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国民体质。公园为儿童提供运动场地，并宣扬游戏、运动理念。京兆公园在公共体育场西墙上写着“强身健体，活泼精神”，在宣传栏宣扬“游戏在教育上之价值”[21]，列举了游戏对于儿童的益处。认识和宣扬游戏对儿童身体健康有益，对儿童观察力、思想力、觉悟力、创造力、主张力等有增进作用，对儿童习惯、勇气、忍耐、同情、德行及自然教育等方面也均有益处。正是有这种认识，促进了人们对儿童户外活动的重视，也促使公园成为儿童成长重要的活动场所，公园为儿童敞开大门，予以优惠，促使公园成为儿童运动、学习、交流、展示的重要场所。

儿童活动注重教化作用。民国公园本身注重对社会各群体的教化作用，“公园中栽种植物，陈列动物矿物标本，对于社会教育有良好功用，而对于学校教育，又能供给教材”。在游园期间参与的活动中，激发人们的爱国情绪，培养其在公共环境中爱护公物、遵守秩序等社会公德。北京开放的公园多是由皇家禁苑改建而成，游览、参观这些公园一方面可以欣赏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文化的魅力，激起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公园设计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开放包容的设计风格也让游客在参观中感受东西方文化，感受传统与现代，有利于激发人们对于公园开放、社会进步的新认识。同时，充分利用院内展示牌示、宣传标语等传达建园理念、历史文化、动植物科普等，达到教化作用。

2.2 大型儿童活动

公园中举办内容丰富的儿童比赛和展览，如健美、演说、歌唱、划船、风筝等儿童比赛，还有各个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另外，像踏冰会、溜冰会、船竞会、放河灯也多有儿童的身影。此外，还举办举止问题健康检查活动、儿童游艺会、儿童相关展览会。

表1 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及儿童活动
Tab. 1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activity fields and activities in modern Beijing parks

公园名称 Park name	开放时间 Opening time	儿童票制及制度 Children's ticketing system and regulation	儿童设施 Children's facility	儿童活动 Children's activity
农事试验场（万牲园）	1907年7月19日	《万牲园游览规则》：每票一张，铜元20枚，小孩、跟仪减半	1916年，畅观楼楼下大厅摆放两面特大哈哈镜，深受儿童喜爱； 1938年4月2日，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为本场设儿童运动场[11]； 公园内有儿童小马车； 各动植物设有说明牌，进行科普展示	观赏动植物，通过科普展示牌了解学习动植物知识
中央公园（中山公园）	1914年10月10日	《中山公园游览规则》（1928年9月）：不及10岁之儿童毋庸购票，但儿童无家族或保姆偕来不得入园[12]	1929–1930年建儿童体育场，在中山公园知乐簃以北，占地超22 000 m^2，设溜冰场、高尔夫球场等，配跷跷板、滑梯、单杠、摇椅、秋千、木马、浪木、沙池等儿童活动设施[13]； 1932年，添建儿童游戏器具，儿童体育场天剑留作铁转椅，秋千一个，滑梯板一个； 1947年4月4日，成立儿童康乐部，正式接待儿童，室外有儿童游戏场	1930年12月14日，教育局借用大殿开中小学校学生演说竞赛； 1935年1月13日，社会局借用大殿开中校学校学生唱歌比赛会； 1935年5月19，卫生局借用本园大殿举行儿童健美比赛会评定甲乙寓意奖品，至1938年在园举办4次； 1936年4月4日，北平市社会局在公园举行儿童节纪念大会； 1936年7月31日，园中举行儿童年闭幕活动，期间举行儿童年游艺活动
先农坛公园（城南公园）	1915年6月17日	《先农坛公园售票简章》（1915年）：怀抱幼孩毋庸购票[9]	1915年，拜殿前辟秋千圃、抛球场（迷你高尔夫球场）[14]； 1914年底至1915年初，外坛北部开辟“城南游艺园”，也称“城南游艺场”，院内设有跑马场、保龄球馆、旱冰场等，1930年游艺园停办； 1924–1925年间，庆成宫三座门以南空地改为公共体育场； 1936年春，北平公共体育场正式奠基，次年竣工，1940年被日伪占据	1934年在公共体育场举办北平春季运动会； 1940年，市内各小学校春季运动会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举行
天坛公园	1918年1月1日	12岁以下儿童免票	1933年10月28日，北京市政府请借拨天坛西二门内北侧空地建公共体育场，坛庙管理所以坛庙古迹不宜建筑为由推谢[15]	1934年，在天坛柏树林举办童子军露营[16]； 1935年，北平市春季运动会在天坛举行，全市各大中小学校学生参加者月六七千人[17]； 1939年，在天坛丘举办风筝竞赛大会[18]
海王村公园	1918年1月1日	所有游客不收票价	园内与东西南门外，设风筝空竹摊、儿童玩具摊、字画摊、书摊、年货吃食摊	海王村厂甸庙会
北海公园	1925年8月1日	《北海公园规章录览》（1925年）：游人应至售票处依照定价购券进园游览，不及10岁之儿童毋庸购票，但儿童无家族或保姆偕来勿得入园[19]	1925年11月15日，第一次事务部常会议定，建筑园内公共体育场及儿童体育场事项[20]； 1926年，在北海公园东岸陟山门内（以北）开辟儿童运动场，内设压板、溜板（滑梯）、游木、双杠、秋千等； 冬季修建太液池冰场； 1943年3月6日，新设游艺场125 m^2，添设秋千二座，滑梯一个分三路，狎木一份，木马一份，木船一份	北海公园经常举办划船比赛，其中设儿童组；另外有踏冰会、放河灯、慈善募捐等各类活动
京兆公园（市民公园）	1925年8月2日	《京兆公园游览规则》（1925年）：本园普通票，每张铜元6枚，童子票，每张铜元二枚[21]	1925年京兆公园西南建公共体育场，包括儿童体育场；北面有天桥、秋千、转千、铁杠、溜板、扒绳、扒杆、双环、溜绳、摇椅、软梯、双结绳等多种器械，东面有网球场，南面有篮球、足球、赛跑场等，并有转轮、压板、木马、平台、浪桥、浴池、沙滩等，西面还建有浴池	1925年双十节，开办学校游艺大会
颐和园	1928年7月1日	《颐和园等处售券试办章程》（1914年）：幼童半价	1929年12月19日，筹办溜冰场； 1932年起，万寿山饭店在南湖西码头开设游泳场，开放时间为6–9月[22]	1930年，开办学校溜冰大会，广泛宣传并实行票券优惠

4月4日儿童节当天[①]，北京地区的公园为儿童免费开放一天，这样的儿童福利为所有家庭背景的儿童提供了免费入园的机会，促使其成为节日的日常活动，也有利于扩大儿童节的影响力，将重视儿童推向新的高度。

以学校团体形式组织的儿童集体游览公园活动。根据《北平市中山公园事务报告书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中的“学校团体到园参观篇”的记录，4、5、6月份来中山公园参观的学生团体数量众多[23]，达47个团体。其中，4月份1 420人，5月份971人，6月份709人，共计3 100人。一个团体学生多者可达250人，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以北京和华北地区学校居多。据《北海公园事务报告书(第一届)》，北海公园开放第一年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学校、集体游览共66次，累计人数达4 437人。集体游览活动可以让儿童感受中西结合、开放包容的公园氛围，拓宽对世界的认知。

3 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分析与讨论

3.1 近代北京市儿童福利政策的演进

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播，以及内忧外患和锐意图强的社会环境，引发国人对儿童、体育和教育的重视。进入20世纪，全世界掀起了重视儿童的浪潮，1900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宣扬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24]。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呼吁“本位应在幼者”，国外对于儿童的关注和国内仁人志士为儿童权利的呐喊，促使国内“家长本位”向“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转变[25]。特别是1925年8月，中国参加了54个国家组成的爱护儿童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儿童幸福国际大会”，并共同签署了《日内瓦保障儿童权利宣言》，促使政府层面从儿童的角度和需求出发考虑社会问题。随着对儿童福利关注度的提高，人们意识到现有的公共场所中专门为儿童设计的设施和空间极为有限，公园作为新兴的公共场所，成为儿童公共活动空间的首选。1928年，留德学者张武为国民党政府撰写的《整理北京计划书》特别提到了“儿童公园”[26]。而且，国内对于儿童公园及儿童相关设施已经进行了研究与传播[27]。在中华儿童教育社第12届年会专委会提出的《普及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中，儿童福利方面提出成立儿童游戏场、儿童公园等儿童公共活动场所。思想的传播和政策的制定有效推动了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国家和社会层面深刻意识到了儿童的重要性，而公园不仅仅是游玩休憩之所，也是塑造新国民的重要场所。

近代北京公园儿童福利包括兴建儿童运动场和票价优惠。表1中8座公园中4座公园在20世纪20、30年代建成专门的儿童运动场，包括京兆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农事试验场，另外，城南公园(原先农坛公园)、天坛公园建公共体育场。其次，为让尽可能多的儿童享受公园福利，公园推出儿童优惠票和学校团体免费游园等活动。清末北京最早的公园万牲园，在运行时就制订了儿童优待政策，即票价“小孩减半”[9]。中央公园10岁以下儿童免票；天坛公园则是12岁以下免票；先农坛仅允许“怀抱幼童”免票；颐和园为幼童减半；京兆公园童子票按当时换算则为成人票的1/3。虽然各个公园优惠力度不同，但均从儿童本位出发，增加儿童入园几率。另外，学校在公园内组织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对照《北海公园免费游园办法》(1926年)和《中山公园免费游园办法》(1928年9月)，对于学校团体有相同的免费游园规定：“本园为赞助公益起见，如学校及公益团体来园得优予免费游园，但学校限春秋两季各一次，其他每年只限一次。”可见公园对于学校团体有具体的免票流程和规章制度，学校是免费游园的主要团体。

3.2 近代公园及儿童活动场地建设的特点

功能导向促使民国公园成为多功能综合体。城市建设者和公园建设者以及经营者从使用者角度考虑，不断丰富公园功能，并将公园定位为一个城市综合体，这些为儿童活动的开展和公共活动场地空间的营建提供了保障。公园不仅仅是游玩休憩之所，也是塑造新国民的重要场所。儿童作为塑造新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当其冲，人们希望公园能促进国民德育、智育、体育的发展。由于当时国民体质虚弱，需要运动锻炼，所以儿童体育场成为首选。同时，为满足儿童运动和趣味性的需求，场地内配备滑梯、游木、双杠、秋千、跷跷板、跑球场等游乐运动设施。根据各个公园儿童运动设施记录，也可以看出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基于使用需求对运动设施进行添置和更换。为满足儿童运动会需求，部分公园为学校运动会提供场地。并且，学校在公园组织的大型活动也不仅局限于运动场，如借助公园水体开展划船、溜冰比赛，以及放河灯等活动；借助公园建筑开展演说、健美、唱歌比赛等活动；在公园内开展游艺大会、儿童年活动等。儿童在公园内的活动平日以运动场地为主，而学校在公园内组织的活动则突破了运动场地的限制，

① 1931年3月3日，中华慈幼协会向政府请愿，建议设立儿童节，并于次年获得批准，将每年4月4日定为中国的儿童节。

根据需求充分利用公园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儿童活动。

近代公园和儿童运动场在选址及儿童活动组织上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贯彻节约有效的策略。北京发展至清代已经拥有众多皇家禁苑和坛庙，在近代公园建设中，如若拨地新建公园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建设周期长；相反，利用旧有皇家园林改建公园，不仅经济成本低，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原有景致，建设周期也能明显缩短。在儿童运动场的营建上，优先选择公园中较大、相对平整且靠近出入口的空地，这样既减少了工程量，也方便使用。在场地布置上，通过增加儿童运动设施进行场地功能划分和分区。道路环绕运动场地，保障场地安全，避免马车等交通工具穿行运动场地。在开展儿童相关活动过程中，根据需求灵活利用各场地。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在中山公园内设5个活动组：第一组在水榭，分环境卫生、卫生习惯、营养食品、妇婴卫生四室；第二组在春明馆，为饮食制造与卫生关系展览室，展品多征自商家；第三组在碧纱舫，为通俗卫生图画展览，展品多是中、小学生所绘作品及征自各书店；第四组在卫生陈列室，为生理与病理展览；第五组在中山堂，为卫生行政统计图表及照片。

儿童活动场地是公园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公园作为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是北京的公园建设不是另起炉灶、照搬西式，而是在旧有皇家园林基础上改建而成，因此整体的景致是保持传统的。恰恰是像公共体育场、儿童体育场及图书馆等场所的新建为公园注入了活力，营造了现代的内核。中国传统园林中独立的儿童活动空间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古代社会儿童通常被看作成人的附属，也缺乏对儿童玩乐需求的正视。近代仁人志士意识到儿童户外活动的重要性，而一般家庭无法提供宽敞庭院供儿童游玩，公园则可以满足这一需求[28]。引进的运动器械包括浪桥、转轮、跷跷板、单双杠、双环、摇椅、软梯等，同时，引入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场等运动场地。运动设施以锻炼身体为目的，注重体能的增长。购买儿童玩具也是公园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公园中汇集国内外的时兴玩具。海王村公园（厂甸）儿童玩具最为兴盛。据统计，1935年厂甸庙会上有100多个玩具摊位，其中80个摊位是卖东洋玩具的。近代对于益智、强体方面的儿童玩具多有研究和引进，逛公园、买玩具成为孩子的一大乐事。

3.3 近代儿童公园对解放后儿童公园发展的价值

民国北京公园建设是在摸索中前行，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得益于开放包容、不断学习借鉴的心态和执行力，同时理论结合实际，不断实践探索。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为解放后北京儿童公园发展提供了社会认知和福利政策基础。在近代北京儿童活动场地建设过程中，关于“儿童公园”的思想和理念得到传播，国外儿童公园建设相关的先进理论不断介绍到国内为民众所知。如1928年，童玉民出版的《公园》第十二章题为“儿童公园”[27]，从儿童公园的发展、益处、分布及不同年龄段儿童所需儿童公园面积进行了阐释，其中“游艺园”部分的体育设施与近代北京儿童活动场地建设有一定的相似性。1931年，中华慈幼协济会出版的《慈幼月刊》发表文章论述“建设儿童公园的重要”[28]。虽然近代北京并未建成儿童公园，但是北京市政建设已经将儿童公共休闲空间建设纳入公园建设。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为解放后北京儿童公园提供物质基础和借鉴。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在重建和发展公园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儿童活动设施，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造，以满足更多儿童的需求。例如，中山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在解放后得以保留和扩建。近代儿童公园不仅是儿童娱乐的场所，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例如，民国时期公园内举办游艺活动的传统在解放后仍得以传承发展。

4 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在公园发展和儿童观转变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了近代北京公园儿童票制及相关制度、儿童活动和儿童活动场地建设情况。研究发现，儿童体育场是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场地的常见形式，活动场地还配备有儿童活动设施，除此之外，公园还建设有其他儿童相关场所。儿童活动包括日常活动和大型活动两类。研究认为，近代北京市儿童福利政策推动了公园儿童活动场地建设；民国公园作为多功能综合体的定位促进了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公园和儿童运动场在选址及儿童活动组织上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贯彻节约有效的策略。

近代北京公园率先开辟儿童活动场地，将儿童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儿童展示的重要舞台。儿童作为游客的重要来源，成为公园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儿童活动场地逐步成为公园重要的功能分区。公园内儿童活动场地建设及儿童活动组织也有利于吸引民众游园，丰富市民社会文化生活。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当下，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结合基于可供性理论的儿童友好型开放空间研究成果，近代北京公园儿童活动

场地建设经验依然值得传承与遵循，并不断发扬光大。

注：图1根据《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所载“本园第二十五年形式略图”和“中央公园儿童体育场（20世纪30年代摄影）照片”改绘；表1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 田小弘. 《妇女杂志》女子教育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2] 王昕. 民国时期《大公报》对“儿童本位”思想的倡导[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01): 106-112.

[3] 宋立会. 民国时期学前教育立法的基本特征及当代价值[J]. 河北法学, 2021, 39(05): 107-121.

[4] 谭旭东.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问题分析与价值思考[J]. 江淮论坛, 2022(06): 173-180.

[5] 石桂芳.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公园教育化——以北京公园为例[J]. 学术探索, 2017(05): 109-113.

[6] 王建伟. 公园与民国北京市民的“新生活”[J]. 民国研究, 2014(02): 74-87.

[7] 林峥. 从禁苑到公园——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J]. 文化研究, 2013(03): 119-132.

[8] 王丹丹. 民国初期 (1914-1929年) 北京公共园林开放初探[J]. 风景园林, 2012(06): 101-103.

[9] 王炜, 闫红. 老北京公园开放记[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0] 陈锐. 民国时期公共体育场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11] 北京动物园管理处. 北京动物园志[M]. 北京: 林业出版社, 2002: 7-11.

[12] 北平市中山公园. 北平市中山公园现行章程汇编[G]. 1932: 31-32.

[13] 中山公园管理处. 中山公园志[M]. 北京: 林业出版社, 2001.

[14]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北京先农坛志[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20: 48-57.

[15] 天坛公园管理处. 天坛公园志[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21-26.

[16] 北平通信. 平童子军露营天坛[N]. 大公报, 1934-10-27.

[17] 平春运会昨在天坛开幕[N]. 盛京时报, 1935.

[18] 九日在北京天坛内举行风筝竞赛大会[N]. 盛京时报, 1939-03-18.

[19] 北平市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规章录览[G]. 1925: 17-18.

[20] 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 北海景山公园志[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 27-36.

[21] 京兆公园事务所. 京兆公园纪实[M]. 北京: 京城印书局, 1926.

[22] 颐和园管理处. 颐和园志[M]. 北京: 林业出版社, 2005: 33-43.

[23] 北平市中山公园. 北平市中山公园事务报告书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至十二月[G]. 1933.

[24] 刘夏威. 塑造“小国民”: 全国儿童年研究(1935.8-1936.7)[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25] 唐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J]. 新青年, 1919, 6(6): 6-13.

[26] 陈双辰. 古都之承[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4.

[27] 童玉民. 公园[M]. 上海: 商务印刷馆, 1928.

[28] 建设儿童公园的重要[J]. 慈幼月刊, 1931, 2(3): 15.

2025年《园林》学刊专题征稿

为紧贴时代脉搏，突显时代主题，集中展示中国风景园林标志事件和新时代重大规划，同时本着开放办刊、专题提前策划的工作方针，2025年《园林》学刊拟选推出如下专题（所列专题顺序，不作为最终发刊专题顺序）：

(1) 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2) 绿色基础设施与廊道规划；(3) 生态智慧景观；(4) 森林城市高碳汇与减排协同路径；(5) 铁路遗产景观；(6) 风景园林绿色低碳路径；(7) 城市气候与环境响应；(8) 数智化风景园林教育教学；(9) 老年友好绿地；(10) 绿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与使用者健康；(11) 城市生物多样性；(12) 景观感知赋能规划设计；(13) 健康城市与景观疗愈。

专题文章采用学术主持人组稿与作者自由来稿相结合的方式。稿件具体要求可关注“园林杂志”公众号。